

第一章 強塞來的姨娘

落了一宿的雪，直到破曉前後才終得晴霽。沈家院落被積雪覆了白，一排冰凌子掛在簷下長長短短參差不齊，珠串兒似的晶瑩剔透。

沈府花廳內，燃著上好的江梅香，淡雅的香氣在屋內彌漫開來。

東面窗下的小榻上，自跡北來的沈大奶奶抬眸去看對廂正在淡然飲茶的沈夫人趙氏，不由得犯了難。

雖然她稱對面這位為嬸子，但他們跡北縣城的沈家與五里村沈家只是同姓，實則八竿子打不著關係。

若不是當年五里村沈家家貧，供不起兒子讀書，而他們跡北沈家的家主見沈家二郎沈韞玉頗有才學，大有入朝為官的希望，這才在沈韞玉身上押寶，提出兩家連宗，藉以資助沈韞玉。

要說這沈韞玉也是爭氣，一舉考中探花郎不說，在翰林院出仕三年，前段日子已擢升至五品刑部郎中，當真是年輕有為。

要不是這樣，他們也不會在年關趕到京城來，特意求到沈家門前，可看趙氏的態度雖說還算客氣，但顯然不是很願意搭理他們。

也是，當年沈家清貧，在他們面前都是低三下四的，這一朝翻了身，反壓了他們一頭，自是處處透露著傲氣，以此宣洩當年被看低的忿忿不平。

沈大奶奶端起茶盞啜了一口，一時頗有些不知所措，畢竟就算他們不幫，也算不上是忘恩負義。沈韞玉當年還鄉時，曾命人抬了一百兩紋銀和不少重禮以感謝沈家多年栽培，已報了這份恩情。

犯愁之際，她聽窗外傳來低低的說話聲。

「夫人正在見客呢，您要不還是晚些時候再來吧……」

趙氏也聽見了，對著窗外提聲問道：「冬雪，是誰來了？」

「回夫人，是柳姨娘，她照夫人的吩咐去採買了香材，欲向您回話呢。」

「我今日有客，叫她明兒個再來吧。」趙氏隨口道。

沈大奶奶好奇地從透氣的窗縫往外瞧，恰好瞧見一單薄瘦削的身影正徐徐往院外走，走了幾步，那人的步子微頓，回首往這廂望了一眼。

看清那人相貌的一瞬，沈大奶奶不由得怔忪了片刻，倒不是那女子的容貌有多驚豔絕倫，相反是平庸得緊，甚至可以說有些其貌不揚。

許是過於瘦弱了一些，即便在這嚴冬穿著陳舊的厚棉袍也顯得鬆鬆垮垮，撐不起來，更別說臉色被素色衣袍襯得尤為暗沉發黃，眼窩微陷，眼底有些青黑，一雙黑黝黝的眸子冷清空洞，無甚神采，抽了魂兒似的。

她只稍稍頓足，很快便捧著一只沉甸甸的錦盒出了院子。

垂首回憶了一會兒，沈大奶奶才想起這個略有些面熟的人是誰，不免詫異道：「沒想到，老夫人當年做主給沈大人納的那個妾還在呢……」

趙氏放下茶盞，從鼻腔裡發出不屑的輕哼，「還能如何，妳也知我母親固執，玉哥兒進京赴任那年本不欲帶她一同來，可老夫人說什麼都要將她帶上，道是為了玉哥兒好，我家玉哥兒孝順，心腸又軟，看她可憐，這才將她一併帶了來。」

沈大奶奶聞言，又往那位柳姨娘離開的方向望了一眼。

遙想沈家當年納妾之事鬧得還不小，十里八鄉幾乎無人不知，端雅俊逸的沈家舉子納了大字不識的粗鄙農女，多稀奇的事，夠那些好說閒話的村婦們嚼一陣子舌根了。

這事的起源還是沈老夫人，也就是沈韞玉的祖母。

在會試前夕，沈老夫人請了個老道來給沈韞玉卜算，竟算出他將來會遇到一場危及性命的劫難，她聞言心急如焚，忙求化解之法。老道提筆落下幾字，言尋到與紙上生辰八字相同的女子放在沈韞玉身邊，或可替其抵擋災禍。

沈老夫人愛孫心切，當即命人拿著生辰八字四處找尋，最後尋到的便是鄰村柳家的女兒。

要說這位柳萋萋也是個苦命人，七八歲的年紀爹娘就相繼去世，她自小在祖父母膝下長大，與叔父嬸母住在同一個院中，沒少幹粗活。

後來，柳老爺子沒了，柳老夫人重病沒錢吃藥，恰逢沈家上門，欲以十兩銀子納柳萋萋為妾，在叔父嬸母的慇懃逼迫和祖母病情日益危重之下，她無奈點頭，翌日一頂小轎抬進了沈家。

沈老夫人也曉得這納妾的事二孫子不會同意，便趁著沈韞玉赴試不在家將人接進門，還去官府遞交了妾書，等沈韞玉回來，反對也無用，一切已成定局。

這般目不識丁，愚昧無知的女子自然不得沈韞玉喜愛，聽聞她進門後，他一回都不曾踏進過她的房門。

次年，沈韞玉科舉及第，在金殿之上被皇上欽點為探花郎，在京城做了兩年官，稍稍立穩腳步後，才將住在跡北縣城的家人接去了京城。

沈韞玉當年回來時，不少人猜測那柳家女定是要遭到厭棄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沈韞玉竟將柳萋萋一併帶了去。

原來是因為沈老夫人堅持，那就怪不得了。

想起沈老夫人，沈大奶奶面露惋惜，「說來老夫人也是沒福氣，沈大人有了出息，好日子才開始呢，沒想到不過來京城一年多，老夫人就去了。」

她低歎一聲，又看向趙氏道：「不過，幸得還有嬸子您在，才能將這沈家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條。依我瞧著，嬸子若真不喜那妾室，到時候給些錢銀打發了便是，這般相貌放在身邊，確實是折了沈大人的面子。」

沈大奶奶的奉承話於趙氏而言可謂句句受用，她笑意濃了些，做出一副大度的模樣道：「雖說不過是給我家玉哥兒擋災避禍的玩意兒，但我們沈家也不缺她這一口飯，何況離了沈家，想是也沒更好的人家要她了，暫且先留著吧，待將來玉哥兒媳婦進了門再做打算也不遲。」

「嬸子當真是菩薩心腸。」沈大奶奶誇讚不迭，「這柳家女能給沈大人做妾，也算是前世修來的福氣。」

「瞧你說的，我也不過可憐她幾分罷了。」趙氏唇角止不住上揚，片刻後像是才記起沈大奶奶方才說的話，「對了，你方才說你家成哥兒想去哪個學院上學來著？」

沈大奶奶雙眸一亮，忙道：「就是京郊的鹿霖書院，聽聞您家沈大人先前也在那

兒求過學呢……」

正往竹韌居走的柳萋萋自不知花廳中人談論她之事。

天兒冷得厲害，雖說從沈府到香鋪沒多少路程，但這趟往返還是讓柳萋萋凍得夠嗆。

及至院中，冷冷清清沒半個人影，積雪堆在那兒，只勉強掃出條可行的道來，柳萋萋瞥了眼歪歪斜斜靠在牆角的簷帚，徑直進了東廂。

她放下手中的錦盒，搓了搓凍紅的雙手，望向桌上冷透了的茶水，輕歎一口氣，折身往耳房的方向而去。

方才走到屋門口，就聽一陣笑聲自窗內傳出來，柳萋萋掀開氈簾進去，一股子暖融撲面而來。

屋內笑聲戛然而止，柳萋萋淡淡掃了一眼，便見一地果殼和南窗下圍著炭爐而坐的三個婢子，三人見了她神色凝滯了一瞬，便視若無睹繼續笑鬧起來。

柳萋萋未置一言，兀自提了溫在爐上的水壺掀簾出去，才出耳房，窗內的說話聲便清晰地傳了出來。

「一副冷臉也不知擺給誰看，叫她聲姨娘，還真當自己是半個主子了。若不是老夫人當初硬讓她留在二爺身邊，她如今哪有機會住在這個院裡。」

「就是，二爺多嫌棄她啊。」說話聲含了些嘲諷的低笑，「妳們沒瞧見，前兒個二爺去宮裡參宴多喝了幾杯，原只是站不穩由吉祥扶著，可進了屋一見她就直接吐了一地，這是有多噁心她那張臉啊！」

窗內幾人頓時笑作一團，「要我說，這姨娘就該由梅兒姊姊來做，梅兒姊姊相貌好，誰不知道夫人挑了妳，就是想讓妳伺候二爺的。」

「阿杏，可別胡說……」

柳萋萋在窗前立了片刻，便回屋倒了茶水，坐著喝了兩杯暖了身子，才提壺折返回去，她將壺架在爐上，頭也不抬，淡聲道：「院中的雪若再不掃，只怕二爺都快回來了。」

三人對看了一眼，片刻後才聽那叫梅兒的婢子懶懶道：「我們自是會掃的，不勞柳姨娘操心了。」

柳萋萋抬首直勾勾看向三人，抿唇一笑，「且不論我有沒有把自己當主子，左右妳們也不把我放在眼裡，可我還是好心勸一句，偷吃也要記得抹乾淨了嘴。我尋思，這大抵是妳們打著二爺的名義去大廚房要的第二盤梅花酥了吧。」

聞得此言，三人面色皆是一變，齊齊抬手慌亂地去抹唇角，可抹了半天，唇角分明乾淨得緊，哪裡有什麼糕點碎屑。

三人面面相覷，方知是著了柳萋萋的道，怒目看去，那廂早已氣定神閒地出了耳房。

阿杏氣急敗壞地對著窗外啐了一句，「長了個狗鼻子倒是靈敏，有本事到夫人面前告我們去啊！」

柳萋萋只作未聞，自顧自往東廂去，這三人厭惡她也不是一日兩日了，沒得生悶氣，氣壞了自己。

她正想著回屋靠著被褥取暖，偶一抬眸，便見主屋西面的窗扇大開，在風中搖晃作響，那是沈韞玉闢出的半間書房，沒壓牢的宣紙被風捲出窗子，雪片似的紛紛揚揚飄落了一地。

柳萋萋忙上前拾撿起來，推門入了正屋，關好西窗。書房內有一張偌大的花梨木紅漆案桌，她將被吹走的紙張壓在紙鎮之下，餘光掃見手邊被風掀開的書冊，原只是偶然一瞥，可看清上頭所寫後，她的視線便移不開了。

這是一本香譜，且其上記載的香方柳萋萋還是頭一回見，她忍不住好奇，抬手去翻頁，然而只看了兩三行，便聽一寒沉的聲音驟然響起。

「別碰！」

乍一聽到這聲音，柳萋萋不由得身子一僵，抬眸看去，便見一人負手立於門邊的紫檀花几前，著緋色官服，身姿挺拔，容貌儒雅俊秀，只劍眉蹙起，面上盡顯不虞。

柳萋萋忙收回手，低身施禮，恭敬喚了聲，「二爺。」

「我說過，除卻打掃，不許人輕易入我的書房。」沈韞玉聲音冷沉，提步行至書案前，拿起那本香譜，彷彿沾染了什麼髒汙般大手在書面上輕輕拂了拂，旋即垂眸睨了柳萋萋一眼，「這是我特意托人為明曦尋來的香譜，妳又不識字，動這東西做什麼？」

柳萋萋聞言輕輕咬了咬唇，這話倒是錯了，她是識字的，只是他不知罷了。

說起來，她這字當初還是為了他而學的。

那時她剛進沈家，覺得若能讀書識字，待沈韞玉從京城回來或許會對她有幾分改觀，便趁著趙氏請來的女夫子給沈明曦授課之時，偷偷躲在窗下聽，用枝條在地上一筆一劃地識認，竟給她認識了許多，最後也能順暢地讀下一本書了。

然後來她便明白了，沈韞玉只是單純不喜她而已，與她識不識字沒有絲毫關係，她便也說不出自己識字這樣的話，恐惹他笑話。

她垂著腦袋沒有反駁，只道：「西窗沒有關攏，妾身見房裡的東西都被吹到了外頭，便拾撿了回來，二爺若是不喜，妾身下回便不這麼做了。」

她語氣平淡，聽不出什麼喜怒，可瞧著她這副垂首低眉的模樣和方才的言語，沈韞玉心下卻生出幾絲無名火。

他猶記得初見到她時，她看著他的一雙眼眸亮堂，一看就知藏著不該有的心思，後來看在她辛苦照顧祖母多年的分上，他將她一併帶來了京城，日子漸久，她也算有了分寸，那雙眼睛不再那麼直勾勾地看著他了。

這自然是好的，可不同於從前他一同她說話，她便神情雀躍的模樣，如今不論他說什麼，她都是眉目低垂，答得死氣沉沉。

她本就面黃肌瘦，又一臉苦相，做出這副神情好似是他欺負了她，讓她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。

沈韞玉本就因刑部公務而煩亂的心緒又平添了些許燥意，他自鼻尖發出一聲冷哼，

「妳倒也不必這般說，像是我冤枉了妳。如今沒了祖母為妳撐腰，妳也不需扮可憐，沈家予妳吃喝，還給妳月錢，妳過得自是比那些婢子舒服，也該懂得滿足，別妄圖得寸進尺。」

柳萋萋靜靜聽他說罷，又是一福，「是，妾身謹記。」

她步出正屋時，柳萋萋便見梅兒幾人正在院中掃雪，一副賣力的模樣，好似方才在耳房偷懶嘍嗑的不是她們一般。

正屋門大敞著，沈韞玉方才的話想是教她們聽去了大半，此時見她出來，個個捂唇偷笑，絲毫不掩笑話她的心思。

柳萋萋沒理會，徑直回了她的東廂。

東廂冷得跟冰窖似的，一回屋，柳萋萋便爬到了榻上，裹好被褥，好一會兒凍僵的手腳才逐漸回了溫。

縮在床榻上翻看了一會兒自香鋪借來的書，就聽「咚咚」兩下敲門聲，「柳姨娘，是我，秋畫。」

「門沒關，妳進來吧。」

話音方落，門扇被推開，其後探出個小腦袋，衝她俏皮地眨了眨眼睛。

柳萋萋放下書冊，回之一笑，「今兒怎有空過來？」

「哪裡是過來玩，自然是奉夫人的命來取香材的。」秋畫進屋閉了房門，瞧了眼柳萋萋身上的被褥，蹙眉道：「這麼冷的天，姊姊怎的連個炭火都不生。」

秋畫是沈家姑娘沈明曦的貼身侍婢，因柳萋萋常往沈明曦那廂去，一來一去兩人便熟識了，私下無人時常以姊妹相稱。

柳萋萋掀開被褥下了床榻，倒了杯茶水，淡聲答，「不是不願意，是聞不得。」

秋畫接茶盞的動作一滯，很快反應過來，「這個月發給姊姊的又是……」

見柳萋萋輕點了一下頭，她不由得忿忿，「打老夫人走後，夫人是越發過分了，分明曉得姊姊與旁人不一樣，還故意給那樣的炭，是想熏死姊姊嗎？」

她激動之下，說話的聲音可不低，柳萋萋忙捂了她的唇，謹慎地往窗外望了一眼，提醒道：「可不敢大聲說，仔細隔牆有耳。」

秋畫扁了扁嘴，見她這副小心翼翼的模樣，眼圈頓時便紅了，「我就是心疼姊姊。」

柳萋萋感激地一笑，「我曉得。」

可人在沈家屋簷下，趙氏故意要磋磨她，她又能有什麼辦法？

沈家分給她的炭火都是些劣質的下等炭，一燒起來便煙熏火燎，這點煙對尋常人來說忍一忍也就過去了，無奈柳萋萋天生嗅覺靈敏，聞到的氣味比別人更濃重。

那些煙氣入了鼻，雖不至於要了她的命，可常是熏得她難以呼吸，簡直比死了還難受，嘗試了幾回，便只能棄置不用，每夜抱個湯婆子多蓋兩層被子勉強入睡。

她很清楚，如今趙氏對她的種種大抵是因著沈老夫人。

當年沈老夫人還在的時候，一手包攬府中事務，對趙氏這個兒媳極近打壓之事，趙氏心下生恨，她是沈老夫人堅持留下來的人，才會在老夫人離世後通過折磨她來洩憤。

柳萋萋打開桌上的錦盒看了一眼，遞給秋畫，「我今日買了些沉香和龍腦香，所

有香材都在裡頭了，妳且拿去，用了多少錢銀明日我會親自稟明夫人。」

秋畫沒有接，心下仍替柳萋萋覺得憋悶，她從鼻腔裡發出一聲低哼，氣呼呼道：「夫人這麼對姊姊妳，還怎麼好意思讓妳替她去辦差，一邊要折騰妳，一邊又要利用妳，良心當真是被狗吃了！」

聽得這話，柳萋萋忍不住「噗嗤」一下笑出了聲，「讓妳輕點聲，妳怎的越發口無遮攔了。」

趙氏雖厭惡她，卻不能趕她走，恐怕心裡比她還不痛快呢。

一年多前，沈老夫人駕鶴西去後，府裡人都以為趙氏會毫不猶豫將她趕出去，連柳萋萋自己都這麼認為，沒想到趙氏卻留下了她，自不是因為趙氏心善，只是還需要她這「狗鼻子」給她辦事罷了。

她靈敏的嗅覺在偏遠的跡北小城沒什麼大用，入京後卻反成了香餚餚。

當今聖上天弘帝嗜香，登基後便派人往大徵各地搜尋奇香，廣羅香方，獻方者必有重賞。久而久之，民間尤其是世家貴族間便也興起製香之風，各類品香雅集、鬥香會雲起，凡京中貴女無有不懂香者，常以製香手藝以作高低。

趙氏早年喪夫，育有二子一女，沈韞玉行二，上頭有一個大哥，底下還有個才及笄的妹妹沈明曦。

趙氏為替沈明曦尋一個好的夫家，打入了京城便開始替她籌謀，托人請來個擅製香的老嬪嬪教授沈明曦。

可這教授也需消耗香材，京中大小香鋪眾多，品質參差不齊，極難挑選，可旁人輕易分辨不出的香材，柳萋萋只消聞一聞便知裡頭是否摻雜著次品。

不過，趙氏雖命她去買香材，卻並未全然信任她，畢竟這些香材價值不菲，生怕她手腳不乾淨，私吞錢銀，就令她每回自香鋪回來，都要當著她的面將開支一筆一筆算得明明白白。

今日也是，雖因著有客讓她先走了，但還是派秋畫過來將香材拿去沈明曦那廂，便是怕她自己汙了去。

其實，若不想受趙氏的挾制，也不是全然沒有辦法，她只消辦砸一兩回，定會惹怒趙氏。

可她不能，正如沈韞玉所說，沈家會給她月錢，而她是很缺這份月錢！

跡北老家的祖母身子不好，全靠湯藥吊著，那都是矜貴的藥材，並不便宜，且她自己私下也需存些銀兩，萬一將來沒了利用價值被趕出沈家，日子也能過得寬裕些。

趙氏便是拿捏住了這一點，縱然在炭火等方面剋扣，但她該有的月錢一分都未少她，以此讓她心甘情願替她辦事。

秋畫喝了兩杯半涼的茶，轉頭見柳萋萋盯著錦盒發愣，忙伸手將她拉著坐了下來，笑道：「姊姊這麼急著給我，是想趕我走了？我好不容易來一回，定是要與姊姊再好好說說話的。」

她牽起柳萋萋的手，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面露憂色，「我瞧著姊姊怎的比前一陣子更瘦了呢，氣色也不好，可是哪兒不舒服？」

柳萋萋不欲讓她擔心，只道：「這幾日夜裡有些冷，便沒有睡好。」

這話並不算撒謊，只不過真正的緣由她只說了一半，其實打三年前來到京城，她這覺是睡得越來越不安穩了，不僅夜裡常作些光怪陸離的夢，嚇得她夜半驚醒，且總冷不防地犯起頭疼。

她也瞧過大夫，可卻查不出毛病來，勉強開了些藥，吃下去仍是一點不見好，夜裡難寐，白日又遭趙氏刁難，哪裡能有好氣色。

她不想再接著說這個話題，話鋒一轉，「我看姑娘這些日子練得倒是勤奮，這香材可比以往耗得快多了。」

「還不是夫人逼的。」秋畫歎聲道：「姑娘本就不喜製香，可如今留給她的日子不多了，畢竟事關姑娘的婚事，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品香宴上鬧了笑話。」

「品香宴？」這事柳萋萋倒是不曾聽說。

「是啊。」秋畫稍稍湊近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此事夫人瞞得牢，誰也沒告訴，其實兩個月前，凜陽侯府向姑娘遞了帖子，邀她去三日後在侯府舉辦的品香宴，聽說此次品香宴還邀了京城各家貴女，一道在宴上製香品香呢。」

沈明曦今歲及笄，也是該議親的年紀，此番是頭一回赴宴，自是不能出什麼差錯，倒難怪趙氏心急了。

「妳方才說這事關姑娘的婚事，可我記得凜陽侯世子和府內其他幾個公子或娶妻成家或定好了婚事，這回召了各家貴女，是要與誰相看？」柳萋萋不解道。

「姊姊知曉的倒是不少。」秋畫故意賣關子，頓了好一會兒才道：「姊姊可知道武安侯？」

第二章 趙氏又刁難

聽得「武安侯」三個字，柳萋萋不由得怔忪了片刻，驟然想起幾天前沈韞玉自宴上歸來，因不勝酒力吐了一地的事。

那晚，他參加的便是武安侯孟松洵的凱旋宴。

京城中何人不知這位擊退碩國大軍，勇奪三城的大英雄，聽聞先前他自西南邊塞凱旋，京城萬人空巷，都來圍觀大軍進城的盛況。

今日她上街去採買香材時，還能聽見有百姓在議論武安侯那日身著銀灰盔甲，騎在大軍最前頭威風凜凜的模樣。

武安侯孟松洵的曾祖父是大徵的開國功臣，因功績顯赫，爵位世襲罔替，武安侯府世代忠良，孟松洵的祖父與兄長都是為國捐軀，馬革裹屍而還。

然孟松洵雖二十有六，但因著十六歲便接替戰死的兄長鎮守邊關，至今未定下親事，難不成……

「此回品香宴是為替武安侯相看？」柳萋萋疑惑道：「可既然是如此，為何不將宴會辦在武安侯府，而去了凜陽侯府呢？」

「聽說是武安侯的寡嫂，孟大奶奶不願宣揚此事，想暗中相看，好藉此看清楚各家貴女の品性，正好武安侯府與凜陽侯府交好，便借了地方。可姊姊也曉得，這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。凜陽侯夫人身側的婢女說漏了嘴，如今，不少要去參宴的人家都得知了消息。」秋畫說著，驀然好奇地看向她，「唉，姊姊，妳猜猜，到

最後會是哪家姑娘那麼命好，做這武安侯夫人啊？」

柳萋萋見她面露豔羨，抬手在她鼻梁上輕輕刮了刮，「是誰都好，左右不會是妳我，那些世家貴族的事離我們實在遠了些，我只曉得妳若再不將東西拿回去，小心受罰。」

秋畫這才不情不願地站起身，拿起桌上的錦盒，臨到門前又轉頭看過來，遲疑半晌道：「姊姊，夫人折騰妳的事，要不……妳同二爺說說？」

柳萋萋聞言怔了片刻，搖搖頭，自嘲一笑道：「罷了，他不會信我的。」

她很清楚，在沈韞玉眼裡，她在沈家的日子過得再舒坦不過，只怕不消她說完，他便會在心中認定是她在生事，反是讓他多厭惡她幾分。

何況沈韞玉重孝，哪怕得知真相也只會維護他母親，她又何必自取其辱。

秋畫見她面露苦澀，微微啟唇，卻不知說什麼，末了只笑道：「昨日姑娘賞了些好吃的飴糖，我還留著呢，今兒忘了帶來，明日姊姊來雲曦苑，我再拿給姊姊吃。」

「好。」柳萋萋點頭道：「那妳可得留好了，別等到明日妳一人都偷吃光了。」

「才不會呢！」秋畫笑著推門而出。

柳萋萋將她送到了院門口，看著她走遠後，又去了另一個方向的沈府廚房，隨便吃了些，再回竹韌居時天色已暗，唯幾個婢子住的倒座房和正屋書房還亮著燈。沈韞玉不喜人貼身伺候，故而院裡的婢子做的都不過是些灑掃之類的活計，也不必守夜，早早便睡下了。

初初住到東廂時，柳萋萋曾天真地以為自己和她們是不一樣的，可後來她便清醒了，她和那些婢子沒什麼不同，甚至於更卑賤。

沈老夫人縱然對她好，可未必將她當個人看，在她眼裡，她就像是廟裡求的平安符，門上懸掛的桃木劍，至多不過是給沈韞玉擋災避禍的玩意兒罷了。

既是玩意兒，便不該有太多的奢望。

柳萋萋只往正屋的方向瞥了一眼，便燒火洗漱，灌了湯婆子焐暖被窩後倒頭睡下。是夜，她又作起了夢，只是這日的夢比先前更清晰一些，她似乎身處在一個屋舍裡，屋外嘈雜混亂，伴隨著尖叫和兵刃交接的聲響，令人心驚肉跳。

一個女子緊緊地抱著她，口中不住地喃喃自語，「對不起……娘對不起你們……」

柳萋萋醒來時，隱隱有天光自窗間透進來，她這夜雖未被嚇醒，可枕上涼涼的，竟是被淚濕了。

想起夢中的情形，不知為何，胸口滯悶難受得厲害，她也不清楚這是否是她幼時的記憶，只因五歲前的事她通通記不得了，可縱然她娘去世得早，但她的聲音她還隱約有些印象，並不似夢中那般輕軟婉約。

柳萋萋揉了揉眼睛，哂笑了一下。

夢罷了，當不得真。

她俐落地起身拾掇齊整，推開房門，習慣性往正屋的方向望了一眼，就見房門緊閉。

這個點沈韞玉早已進宮上朝了，剛開始來京城的頭一年，她也曾循著他起身的時

間準備伺候他穿衣梳洗，可沈韞玉並不願意讓她服侍，甚至她碰過的衣衫都丟在一旁，另挑一件新的來穿，她就只能窘迫又無措地站在一旁。

到後來，縱然凌晨聽見正屋的動靜，她也只會裹緊被褥重新閉上雙眼，學會不再惹他嫌了。

因著昨日還未向趙氏稟明香材的支出，洗漱完柳萋萋便往趙氏的院裡去，然到了那廂才曉得趙氏出府辦事去了，午後才能回來。

柳萋萋聞言便轉而去了雲曦苑，沈明曦也才起身，見著她時頗有些愁眉苦臉，開口便同她抱怨。

今日是教授製香的孫嬤嬤來的日子，沈明曦對製香實在沒有天賦，孫嬤嬤又是嚴苛之人，幾乎回回授課都在挑她錯處，常讓沈明曦焦頭爛額，生怕孫嬤嬤事後同她母親告狀。

「孫嬤嬤上回臨走前留了作業給我，還說今日要考我上回她講的東西，可我哪裡還記得呀！」沈明曦拉住柳萋萋的衣袂，懇求道：「我曉得萋萋姊姊聰慧，關於製香的事只消聽一遍就記住了，一會兒可得幫幫我。」

為了讓柳萋萋方便辨識和購買香材，打沈明曦開始學製香，趙氏也命她在一旁跟著聽，故而沈明曦學的東西，柳萋萋都如數學了一遍，或許是喜歡香事，縱然只是默默地聽著看著，她學進去的也比沈明曦更多。

見沈明曦一雙清澈的杏眸可憐兮兮地衝柳萋萋眨巴著，一旁秋畫忍不住捂唇低笑，「柳姨娘便幫幫姑娘吧，若孫嬤嬤向夫人告了狀，夫人只怕是要罰了姑娘的。」

「我還能不答應嗎？」柳萋萋無奈道：「我若沒做好，姑娘可不許怪我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，我就知姊姊最好了。」沈明曦面上愁雲盡散，頓時興高采烈起來。

她與沈韞玉生得有幾分像，都是絕佳的皮囊，一笑起來尤為明媚，是個實打實的美人兒。

看著眼前的沈明曦，柳萋萋不免有些感慨，當初她進沈家時沈明曦不過十歲，如今也長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

沈家人裡，除了已過世的沈老夫人，也就只有沈明曦和近日正在屋裡養病的大奶奶鄒氏與她還算友善了。

孫嬤嬤今日路上耽擱，來得有些晚，步履匆匆地入了雲曦苑，卻是絲毫沒忘記要考校沈明曦的事。

開頭的幾個問題倒還算簡單，沈明曦勉強能過關，可後頭幾個問題卻是讓她自己上手製香，見沈明曦看著一桌的香材乾瞪眼，根本認不出來，柳萋萋只能裝作無意般湊過來，悄悄提醒她。

她自認動作並不明顯，可偶一抬手卻見孫嬤嬤正蹙眉看著自己，她忙閉上嘴，將腦袋又垂下去幾分。

沈明曦雖是做得磕磕絆絆，但也算是勉強完成了測驗，孫嬤嬤搖了搖頭，面露失望，卻沒說什麼，繼續教授製香之事。

一個時辰後，臨到結束之時，孫嬪嬪倏然回過頭朝柳萋萋道：「妳，過來。」柳萋萋懵了一瞬，才確定孫嬪嬪喊的是自己。她上前一步，就見孫嬪嬪指了指案桌上的香材道：「妳隨意挑選，依著我方才教的法子試著製香看看。」柳萋萋頗有些不明所以，可遲疑片刻還是照做了。

製香是大戶人家才會去做的雅事，尋常百姓怕是連塊香材都買不起，連平日裡趙氏讓她採購香材都是囑咐她買一點就夠，省著點花。

柳萋萋雖負責採買香材，也極愛香事，可壓根沒有機會親自製香，故而不管孫嬪嬪此番是為著什麼，她都想牢牢抓住這難得的機會。

她先去一旁的銅盆中淨手，抬首在案桌上看了一圈，才謹慎地選了一些香材，取適量倒入研鉢中搗碎，待香材搗成粉末，混入煉蜜揉捏均勻後，再搓成小小的香丸。

分明是頭一回，可柳萋萋絲毫不覺緊張，全程一氣呵成，不需多加思考，手的動作比腦子更快，像她天生就會製香一般。

孫嬪嬪看著盤中的香品，輕輕燃起一顆，在鼻尖嗅了嗅，眸中閃過一絲詫異，然她只抬頭深深看了柳萋萋一眼，並未評價什麼，只側身對沈明曦道了幾句記得多練習的話，便提步離開了。

柳萋萋幾人望著她的背影面面相覷。

少頃，秋畫不解道：「孫嬪嬪方才這是什麼意思，為何突然讓柳姨娘來製香？」

「還能是什麼意思。」沈明曦不悅地嘟起嘴，「我瞧著孫嬪嬪分明是想羞辱我，讓我親眼瞧瞧我學得是有多差勁，連只在一旁聽的萋萋姊姊都做得比我好。」

「倒不一定。」柳萋萋搖頭，「孫嬪嬪也未說什麼，興許是瞧見我方才偷偷提醒姑娘，才想藉此讓我出醜，給我個教訓呢。」

這話沈明曦可不同意，「萋萋姊姊分明做得很好，我方才可都瞧呆了，怎麼看姊姊都不像頭一回製香。妳好不容易做出來的東西，不如好生藏起來，指不定幾個月後拿出來一熏燒，好聞得緊呢。」

不待柳萋萋答話，沈明曦已興沖沖拿了個瓷罐將香丸裝進去，三人挖了土，合力將其埋在院中的桃樹下，等著一月後重見天日。

在雲曦苑又小坐了一會兒，吃了兩顆秋畫給的飴糖，柳萋萋想起要去趙氏那的事，匆匆與沈明曦道別，往趙氏的院子而去。

快走到院門口，便見孫嬪嬪自裡頭出來，想是來稟沈明曦的課業的，待她走遠，柳萋萋才入了院子，命婢子往裡通稟了一聲。

沒一會兒，婢子出來，告訴她夫人在忙，要她在外頭等著。

柳萋萋頓時明瞭，乖乖在寒風中候了一炷香的工夫，才聽到趙氏召她進去。

入了裡間，柳萋萋便嗅見一股淡雅的江梅香，趙氏愜意地半倚在榻上，啜著茶水，好一會兒才抬眸斜了她一眼。

雖知趙氏向來不喜她，可不知怎的，柳萋萋覺得趙氏今日的眼神格外沉冷，刀子似的，恨不得在她身上捅上兩下。

柳萋萋也未多做揣度，兀自將昨日買香材的花費仔仔細細同趙氏說了。

趙氏聽罷，自喉中發出一聲漫不經心的「嗯」，抬手撥弄著指甲，旋即像是自言自語般道：「這天兒比昨日冷了許多，也不知玉哥兒今早出去穿足了沒有，千萬別凍著。」

立在趙氏身側的錢嬤嬤登時接話道：「今早二爺出門，老奴倒是瞧見了，也沒帶大氅，穿得著實有些單薄。」

聽兩人這一唱一和，柳萋萋驀然生出不好的預感。

果然，下一刻便見趙氏忽而看向她，理所當然道：「我瞧你閒著也是閒著，不若往刑部衙門跑一趟，將你家二爺屋裡的狐皮大氅給他送去吧。」

柳萋萋張嘴欲說什麼，就聽趙氏又道：「哦對了，府裡剩下的馬車方才送孫嬤嬤回去了，一會兒你怕是得自己走著去，當是不要緊吧？」

聽得此言，柳萋萋暗暗咬了咬下唇，哪裡敢與趙氏作對，福身恭順地道了聲「是」，緩步退下了。

她的感覺果然不錯，卻不知趙氏緣何惱怒她，難不成是因著孫嬤嬤令她上手製香之事？可讓她跟著一道學本也是趙氏授意，按理不應該啊。

左右想不通，柳萋萋也不費這個功夫，離沈韞玉下值已不剩多少時辰了，她需得抓緊出門。

回竹韌居取了大氅，柳萋萋匆匆往後廚的方向去，趙氏不給她馬車坐，想藉此折騰她，但她也不會真的傻到徒步過去，從沈府到刑部衙門的路可不短。

趕到後廚倒是時候，來府裡送柴禾的小哥正要回去，柳萋萋便求他捎自己一程。

雖竹韌居那幾個婢子與她不對盤，可府中其他下人與她相處得倒還算融洽，都是為主子做事的人，沒得互相為難看低。

送柴禾的張家小哥也是個爽利人，與她打過幾回照面，也算認識，欣然答應，用騾拉的小板車將她送到了刑部衙門附近。

然緊趕慢趕，柳萋萋到底還是沒趕上，待到了刑部門口，同守門的一問，才知沈韞玉一刻鐘前便已離開了。

趙氏讓她徒步過來，就是曉得她趕不上，如今倒還真稱了她的意，回去可不像來時那樣有車可搭，柳萋萋長長吐出一口氣，只得抱著大氅慢悠悠往回走。

華燈初上，天色漸晚，暮色侵吞了黃昏，四下逐漸暗了下來。

行人腳步漸快，紛紛奔家而去，路面上越發空曠靜謐，街巷屋舍間飄出裊裊炊煙，時而夾雜著孩童的笑聲，紅彤彤的窗花對聯已掛在了門扇之上，年味越濃。

夜越深便越發冷得厲害，柳萋萋縮了縮脖頸，凍僵的右腿在行動間越發疼痛難忍。她這腿疾是老毛病，未嫁前便落下了，當初祖父母年邁多病不能勞作，叔父一家又置之不理，為了多賺些錢銀補貼家用，她常在嚴冬冒險進山採藥賣給藥鋪，有一回遇暴雪困在山中不僅凍傷了腿，還遇了狼，險些沒了性命。

那回，救了她的人便是沈韞玉。

想起這樁陳年往事，柳萋萋面露悵惘，不由得慢了步子，須臾，只覺面上一涼，抬首便見雪花紛紛揚揚而落。

下了雪，這路便更不好走了，柳萋萋忍著腿上的疼痛加快腳步，可沒半炷香的工夫

夫，這雪越發下得猖狂，鵝毛似的密密落下來，幾乎遮擋了前路。

她也不知行了多久，寒風裏挾著雪片拚命往衣縫裡鑽，因著不捨得花錢做新的，她身上是件穿了好些年的舊棉衣，扛不住凍。柳萋萋實在冷得受不住，只得將手中的狐裘往身上一披，可即便如此一張臉仍是快凍紫了。

她正欲尋個地方暫避風雪，卻聽一陣馬馳和車轍滾動聲在空無一人的路面上響起，折身便見一輛馬車驟然從漫天飛雪間闖出，直直向她撞來。

柳萋萋嚇呆了，駕車的車夫同樣面露慌張，似乎才注意到路上有個人，他忙拽緊韁繩，猝然將馬頭一扭。

眼看著那馬車與她擦身而過，不受控地往一旁撞去，柳萋萋不禁腿一軟，直直跌坐在了雪地之上。

在撞到路邊的柳樹前，車夫拚命勒止了失控的馬匹，將整個馬車停了下來。

驚魂未定的柳萋萋勉強自雪地裡爬起，便見車夫掀開車簾，同裡頭人說了什麼。

她拍了拍沾在身上的雪，也未理會，正欲離開，車上下來個人，竟直直向她走來。

柳萋萋雙眉微顰，心忖莫不是遇上不講理的要同她算帳？

忐忑之際，卻見那人立在她身前，朝她行了一禮，歉意道：「方才對不住姑娘，這雪夜看不真切，我家車夫險些撞著姑娘，我向姑娘賠個不是。不知姑娘可有哪裡受傷，要不要去醫館瞧瞧？」

此人四十有餘，面容和藹，衣著還算富貴，看他這舉止言行，大抵是哪個大戶人家的管事。

「不必了。」柳萋萋搖頭，「不過是個意外，何況我也並未受傷，這便告辭了。」

「姑娘等等。」見她要走，那管事忙喊住她，「不知姑娘住在何處，這麼大的雪行路不便，不如我們捎姑娘一程。」

這柳萋萋倒是樂意，若是找不到避雪的地方，再在外頭待上一會兒，她就算不凍死也該去了半條命。

可……她猶疑地往馬車的方向望了一眼。

那管事登時領會道：「姑娘放心，這也是我家主子的意思。」

聽得此言，柳萋萋才點了點頭，開口說了一個臨近沈府的巷子。

那管事聞言道：「正巧順路，姑娘上車吧。」

柳萋萋由管事領著走向馬車，許是看出她腿腳不便，上車時管事還扶了她一把。車內坐著一人，想來就是管事口中的主子，柳萋萋是低垂著腦袋進去的，只瞥見一個祥雲紋的湛藍袍角和一雙暗紋錦緞靴，一看就知此人身分不俗，她未敢抬眼仔細去瞧，生怕冒犯了他。

一上車，她便嗅到了一股奇怪的氣味，像是香煙的味道，並非那些燃在屋內靜心雅致的香，似乎是寺廟的供香。

柳萋萋猜想，馬車的主人應當在不久前去了佛寺庵廟之類的地方，許是去上香祈福吧。

她尋了個靠外的位子坐下，脫下身上的狐皮大氅小心翼翼疊好放在了膝上，微一抬眉，便見一杯冒著熱氣兒的茶水被遞到了眼前。

「姑娘且喝杯茶暖暖身子。」

「多謝。」柳萋萋雙手恭敬地接過茶水，埋頭喝茶的瞬間才敢偷偷斜過眼去看，只一眼便怔住了。

那是個模樣極好的男子，面若冠玉，清俊疏朗，年歲大抵比沈韞玉長上一些，可周身的氣質卻截然不同。

沈韞玉雖也會武，但舉手投足間的儒雅氣一看就知是個書生，而眼前這人雖是俊美，但面容冷硬，眉眼輪廓間透出幾分英氣，即便坐著也是脊背直挺，一絲不苟，更像是習武之人。

她看了幾息，還未來得及收回視線，原閉眼假寐的男人或是感受到她的目光，驀地睜開眼睛向她看來。

那雙眼眸明亮卻凌厲，如刀似劍，盡露鋒芒，柳萋萋手一顫，忙轉開眼心虛地喝了兩口茶水，少頃，將見底的茶盞還給坐在對面的管事後，重新規規矩矩坐好。有了方才險些撞到人的意外，車夫駕車的速度緩了許多。

車內還算暖和，很快柳萋萋凍僵的手腳便逐漸回了溫，身子舒坦了，人也跟著放鬆下來，馬車各個角落散發的氣息一股腦地鑽入她的鼻尖。

嗅著嗅著，她驀然聞到一股好聞的味兒，循味看向馬車角落裡的紫檀雕花矮櫃，那股子甜香的氣息正是從裡頭散發出來的，像是什麼糕食。

她只能聞出其中一種，便是桂花糕，且聞這氣味，好似是京城芳玉齋所做。

沈明曦曾賞過秋畫兩塊，秋畫給了她一塊，那還是柳萋萋頭一回吃這麼精緻的點心，那入口綿密香甜的滋味她至今難忘。

她自幼便很喜歡甜食，可裏腹尚且艱難，哪裡來的閒錢買好吃的糕點，也只有年節時祖母帶著她去鎮上，勻出些許買肉的錢給她買幾顆蜜餞果子吃。

從午後到現在，柳萋萋還未吃過什麼東西，五臟廟空空如也，光是想著那桂花糕的滋味，她便沒出息地喉結微滾，口舌生津。

她垂下腦袋，唯恐車內人看出異樣，然下一刻卻聽清晰的「咕嚕咕嚕」聲在車廂內響起。

一股子熱意陡然竄上雙頰，柳萋萋尷尬不已，頓時將頭埋得更低了，恨不得將自己藏起來。

須臾，就聽管事輕笑道：「車上有點心，姑娘可要吃些？」

窘迫之下，柳萋萋不由得脫口而出，「不必了，我不吃桂花糕。」

話一出口，她便是一愣，待看過去，果見管事的面上露出幾分驚詫，「姑娘怎的曉得是桂花糕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若說是猜的，難免有些不可信，何況她嗅覺靈敏的事也並非什麼見不得人的祕密，柳萋萋摸了摸鼻子，訕訕一笑，「我天生鼻子較旁人靈些，聞見的。」

聽得此言，管事的神色頓時有些微妙，他沒接話，只默默打開矮櫃，從裡頭取出一個食盒來，打開最上頭一層的點心就是桂花糕。

「姑娘這嗅覺倒還不是一般的靈敏，隔著這麼多層還能聞出涼了的桂花糕，著實

厲害。」

聽著管事的誇讚，柳萋萋抿唇淺淺笑了笑，因著她嗅覺靈敏，打小便吃了不少苦頭，嗅到難聞一點的氣味便嘔吐不止，幼時還經常被村裡的孩子追著罵她長了個狗鼻子，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。

「若不喜歡桂花糕，還有旁的點心，不如嘗嘗看。」

與管事說話之際，一個低沉清冷的聲音驀然響起，柳萋萋詫異地看過去，便見車上始終沉默的男人此時正靜靜地看著她。

不同於方才，他的一雙眼眸斂了銳利，渾身氣息也不似方才那麼懾人。

他既開了口，柳萋萋也不好拒絕，何況她也的確餓得厲害，便恭敬地道了謝，也不敢多拿，拿了一塊蜜棗糕和一塊芙蓉酥捧在手上，小口小口頗為珍惜又心滿意足地吃完了。

兩塊糕點下了肚，馬車也慢慢停了下來，已到柳萋萋說的那個巷口了，她矮了矮身，道謝辭行。

看著柳萋萋走進巷子，馬車才又向前駛去。

管事看了眼車上的男人，遲疑道：「侯爺看見方才那位姑娘，可是想起了顧……」

孟松洵沒答，只壓了壓唇角，不知在思索什麼，少頃才道：「吳叔，我今日去寺中祭拜之事，你不必同大嫂提起，只說我去聽方丈大師講經了便可。」

吳管事在武安侯府也待二十多年了，是看著孟松洵兄弟二人長大的，他們的心思自然也能揣度幾分，他頷首道了聲「是」，卻是擔憂的在心下低歎了一聲。

過了這麼多年，他家小公子如今雖已成了戰功赫赫的武安侯，但當年的事他顯然還未徹底放下。

武安侯府好不容易恢復往日榮光，只盼侯爺千萬別動不該動的念頭才好。

第三章 當製香替身

竹韞居。

沈韞玉正凝眉坐於書案前閱覽案卷，是最近在京城鬧得人心惶惶的舉子奪命案。凶犯手段之殘忍，震驚朝野，現已有兩位舉子慘遭毒手，且都是各府縣數一數二的才子，本屆狀元的有力爭奪者。

年後便是三年一度的春闈，科舉事關朝堂社稷，陛下聽聞後龍顏大怒，著令刑部和大理寺速查此案。

因恩師是刑部尚書，沈韞玉入刑部一事朝中本就頗有微詞，他曉得此案若能由他所破，定能一掃往日爭議，助他在刑部站穩腳跟，然此案案情複雜且線索寥寥，要查找真凶困難重重，不然也不至於至今毫無頭緒。

沈韞玉托額心煩意燥之際，風吹窗扇呼啦作響，院外越發喧囂起來。

他翻頁的手微滯，片刻後卻聽院中響起碎碎的腳步聲，他微一抬眸，旋即起身繞過書案，狀似悠閒地踱向門口。

來人是沈韞玉的貼身小廝吉祥，他冒著風雪小跑至正屋廊下，稟道：「二爺，柳姨娘回來了。」

沈韞玉神色淡淡，「這麼快便尋到她了？」

「沒有，是柳姨娘自己回來的。」吉祥解釋道：「小的奉爺之命去尋柳姨娘，方才套了車走到府門前的巷子裡就看見柳姨娘回來了，小的怕二爺擔心，就先跑來同您說一聲。」

聽到「擔憂」二字，沈韞玉雙眉蹙了蹙，顯然不喜這話，「我並非擔心她，她是我沈家的人，若因著給我送衣出了事，未免教旁人指責我們沈家苛待下人。」

「二爺說的是。」吉祥連連點頭，遲疑片刻試探著道：「二爺，柳姨娘似乎不是自己走回來的，小的親眼看見她自一輛馬車上下來……」

說罷，他偷著去看沈韞玉的反應，卻見他家二爺輕輕抬了抬眉，自鼻尖發出一個低低的「嗯」字，便揮手讓他下去了。

吉祥忙應聲退下，一邊往院外走，一邊在心下嘀咕，覺得方才不必多嘴說這麼一句。

他家二爺不喜柳姨娘，更何況以柳姨娘的姿色也不必擔心她做出什麼出格的事，一無姿色二無財的，想是哪個過路的好心人見雪天難行，順道讓她搭了一程吧。吉祥前腳剛離開，後腳柳萋萋便一瘸一拐地回了竹韌居，她原想著這個時辰，眾人當是已經睡下了，然一抬首卻見正屋燈火通明，廊下站著一人，望著漫天風雪負手而立。

柳萋萋倏然一愣，她本想明日一早再將手上的狐皮大氅還回去的，可既是遇見了，斷沒有視而不見的道理，只得硬著頭皮上前，恭敬地喚了句「二爺」。

沈韞玉垂首看了她一眼，「緣何這麼晚才回來？」

「妾身奉夫人的命，去給二爺送衣裳，不想與二爺錯過，這才回來晚了。」柳萋萋說著，將手上疊得整整齊齊的狐皮大氅遞給沈韞玉。

沈韞玉沒有立刻去接，只看她站在階下，整個人置身於雪中，頭上肩上都染了白，縱然凍得身子微顫，雙唇略有些發紫，也未再向前一步。

她好似將先前不能進屋那話記得很牢，甚至連帶著屋簷底下都不進了。

沈韞玉蹙了蹙眉，沉默片刻才伸手接過大氅，旋即便聽一句「妾身告退」，抬眼就見柳萋萋福身施禮，未做絲毫停留，轉身一瘸一拐地往東廂而去。

他往她右腿上深深看了一眼，眸色頓時沉了幾分。

今日下值回了府，見柳萋萋久不回來，困惑之下，他是讓吉祥去問過的，也知道沒有馬車，柳萋萋這趟應是走著去的刑部。

他很清楚母親素來厭惡柳萋萋，許是故意藉這法子磋磨她，可方才她大可以在他面前告狀，博得他的同情，然而她卻隻字未提。

沈韞玉不由得輕哂一聲，她以為如此他便看不透嗎？

雖是不提，她卻是讓他看見她被凍傷了腿走路艱難的模樣，讓他知道她受了委屈卻苦苦隱忍的心酸，這遠比在他面前訴苦更能激發他的愧疚，倒是好算計。

可惜他慣來不吃這一套。

沈韞玉壓了壓唇角，折身回了屋，可才走了幾步，腦中又閃現柳萋萋凍傷的腿，他動作一滯，閉門的手停在了那裡。

柳萋萋燒了熱水，正準備泡一泡凍僵的雙腳，方褪了濕透的足衣，就聽見重重兩下敲門聲，她趿著鞋去開門，還未看清來人，一物驟然被拋了過來，她忙伸手接住。

梅兒下頷微揚道：「柳姨娘，這是二爺命我給您送來的膏藥。」

柳萋萋疑惑地擰眉，正欲詢問，就聽梅兒諷笑道：「二爺說，讓您莫會錯了意，給您膏藥是因著您是為他辦事的時候傷的，二爺還說，您還是趁早收起那些算計，歇了心思，別白費工夫了。」

她兀自說了這麼一通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柳萋萋只覺莫名其妙，不是很明白沈韞玉這番話的意思，她渾身疲憊，也不願深思，泡了腳，塗了膏藥，倒頭就睡了。

翌日一早，趙氏那廂來了人請她過去。

沈韞玉賞的膏藥藥效極佳，過了一夜，柳萋萋右腿的疼痛已然減緩了許多，可走起路來仍是有些跛。

趙氏自然也看見了，卻視若無睹，一句不提昨日折騰她的事，見她進來自顧自道：

「昨日午後，明曦不意傷了手腕……」

傷了手腕？柳萋萋心下納罕，分明她走前還好端端的，怎的突然就受傷了？

「大夫說她傷得不輕，只怕無法在兩日後的品香宴上親手製香了，我思來想去，也就只有妳最合適，品香宴那一日，便由妳代替明曦製香吧。」趙氏驀地抬眼看向柳萋萋。

她目光如炬，一瞬間令柳萋萋汗毛豎立，渾身不自在。

趙氏怕柳萋萋會錯了意，解釋道：「當然，不是讓妳全然代替明曦，只是讓妳充當明曦的手，到時她說什麼妳便做什麼。」

其實不到萬不得已，趙氏根本不想這麼做，因此昨日在聽到孫嬪嬪這番提議後，心下惱怒，在柳萋萋身上撒氣。

她實在不想承認自己的女兒不如這個鄉野出身，粗鄙無知的農女。

可昨日晚間，她不死心地親自去沈明曦屋裡，考校她製香手藝後，不得不承認女兒在製香方面實在沒有天賦，恐還需得大把的時間去練。

見底下的柳萋萋垂著腦袋沒有言語，趙氏又道：「尋常人哪有機會去那般場合見世面，與那些世家貴女們一道製香。我給妳這個機會是抬舉妳，妳可得好好表現，莫要讓我失望。」

對於趙氏的「大恩」，柳萋萋著實不想接受，她不傻，怎會不明白趙氏分明是怕沈明曦拙劣的製香手藝被人恥笑，這才想借她的手來躲過這一場，至於沈明曦受傷之事，誰知究竟是真是假。

柳萋萋垂了垂眼眸，片刻後，低低道：「夫人願意給妾身這個機會，妾身自是感恩，可妾身昨日才凍傷了腿，走起路來著實不大好看，只怕到時丟了沈家的臉面，連累姑娘被人恥笑。何況妾身也沒怎麼學過製香，恐鬧了笑話，夫人還是找別人

吧。」

這番話一時堵得趙氏啞口無言，柳萋萋刻意提及腿傷之事是何用意，她哪裡不知。看她這段日子這麼聽話，趙氏差點就忘了，眼前這小丫頭狀似溫順，卻也是個會咬人且記仇的，昨日在外凍了一遭，吃了苦頭，今日怎還會輕易被她拿捏。

可若將此事交給旁人，她也實在是不放心，一來怕那人泄了密，損了她家明曦的聲譽，二來與明曦不相熟，到底不好打配合，思來想去，會製香又不怕會說漏嘴的便只有眼前這個丫頭了。

趙氏心底雖是不滿，但也只能把這口氣暫且憋在心裡，畢竟這場品香宴事關沈明曦的婚事，萬不能出差錯。

她柔和地一笑，好聲好氣道：「這件事哪裡好交給外人，何況妳跟著明曦一道學了一些日子，自是比府裡其他人更懂些。妳放心，這品香宴還有幾日，一會兒我讓錢嬤嬤拿好的膏藥給妳，到時妳這腿自然就好了，我也不會虧了妳，這個月的月錢我會給妳雙倍。」

聽到雙倍月錢，柳萋萋暗暗咬唇，不可謂不心動。

前幾日，跡北老家的叔父托人帶了書信給她，字裡行間都是在同她要錢，若有了這筆銀兩，祖母兩個月的藥費應是不愁了。

她自然也懂得見好就收，但還是假裝猶豫片刻才施禮道：「妾身明白了。」

既應下了這樁事，少不了為之努力幾分，自趙氏處離開，柳萋萋便徑直去了雲曦苑，果見沈明曦好端端地坐在那兒，吃著時令的果子，哪裡有半分受傷的樣子。只見著她時，眼神飄忽頗有些躲閃，須臾低聲同她道了歉，說她也不想這般，實在是母親逼得緊。

柳萋萋笑著安慰了她幾句，說自己能理解，定也會盡力助她。

凜陽侯府的品香宴在即，孫嬤嬤每日都會來府裡教授製香，不同於先前，也不教沈明曦怎麼操作了，只予了她一張紙，讓她將步驟和細節悉數背熟，剩下的時間都是在手把手教柳萋萋如何精進製香手藝。

柳萋萋一點便通，也不需孫嬤嬤多費口舌，因而這幾日孫嬤嬤心情顯得格外好，連素日沉肅的臉都多了幾分柔意。

品香宴前一日，柳萋萋送授完課的孫嬤嬤出府去，臨到垂花門前，卻見孫嬤嬤驀然折身，看向她道：「妳是哪裡人？伺候沈姑娘幾年了？」

柳萋萋被問得猝不及防，忙答，「回嬤嬤，奴婢同姑娘一樣都出身於跡北縣，伺候姑娘……有五年了。」

因著這段日子，她在孫嬤嬤面前始終以沈明曦侍婢的身份自居，便順勢扯了這謊。孫嬤嬤聞言深深看了她一眼，也不知在思索些什麼，張了張嘴，卻是欲言又止，末了只道：「沈姑娘若有妳這般天賦，我也不想使這騙人的法子，可她到底是頭一回赴宴，正是要緊時候，縱然我覺得不齒，也不能讓她在宴上太過丟人。我見妳是個聰慧的，明日記得好生配合妳家姑娘，當是不會露了馬腳。」

「是。」柳萋萋福了福身，恭敬地應道。

孫嬤嬤點點頭，向前走了兩步，又頓住步子，折身看了她一眼才緩緩出了雲曦苑。

送走了孫嬪嬪，柳萋萋便尋秋畫去了。

因自己抽不出工夫，她便托秋畫代她去香鋪中取訂好的香材，卻不知為何，香材是盡數取來了，秋畫卻頗有些悶悶不樂，細問之下，才知是因著一小塊龍涎香與旁人起了爭執。

龍涎香本就是香中極品，多由海外而來，稀少而珍貴，柳萋萋也是偶然聽聞這間香鋪有龍涎香出售，近幾日便會被運送入京，才會在得了趙氏應允後高價下了訂金，與香鋪老闆訂下了其中一小塊。

不想秋畫去時，正巧有一大戶人家的奴婢也來買香，看中了這塊龍涎，欲與秋畫搶奪，這才生了這樁不快之事，幸得那老闆還是個講理的，加之秋畫嘴皮子厲害，講得那人心虛理虧，只得悻悻而去。

品香宴當日，天兒才吐白，柳萋萋便起身收拾了一番著裝，準備往雲曦苑而去，不料一出門，恰好撞見在院中習武健身的沈韞玉。

她頗有些疑惑，須臾才想起他今日休沐，空閒在家，忙快步上前。

沈韞玉餘光瞥見她，卻是未收劍，只掃了眼她的右腿，見她步子穩當，便知是已大好，又見她朝他走來，不由得眉頭一蹙。

平日這個時候，柳萋萋應當還未起身，今日特意起來，怕不是想藉著那夜他給的藥膏謝他一番，再順勢與他搭話，這種事她先前並非沒做過。

見沈韞玉專心舞劍，對她視而不見，柳萋萋也習以為常，低身道了句「見過二爺」便匆匆往外走。

沈韞玉眼見她走得俐落，不由得懵了一瞬，下意識開口，「這個時辰，上哪兒去？」乍一聽到這清冷的聲音，柳萋萋滯了步子，詫異地折過身。

因趙氏囑咐過，她不能真的道出實情，但又不好瞞他自己的去向，思慮片刻道：

「妾身要去姑娘那兒。」

沈韞玉聞言，雙眉蹙得更緊了些，「若我記得不錯，明曦今日當是要去凜陽侯府赴宴，妳去她那兒做什麼？」

柳萋萋淡然應答，「夫人說，姑娘頭一回去參宴，還是這般大的宴會，怕姑娘生怯，因著妾身平素與姑娘要好，便讓妾身跟著一道去，能讓姑娘少些緊張。」

她刻意強調是趙氏吩咐，沈韞玉也無話可說，他沉默少頃，只道：「去了那兒好生跟著明曦就是，莫要多嘴多舌，給明曦惹是生非。」

「妾身明白了。」

見她乖乖應聲，沈韞玉站了片刻，又提劍揮舞起來，不再理會她。

柳萋萋亦識趣地默默出了竹韌居，步出院門那一刻忍不住回首望了一眼。

晨光熹微，照在被皚皚白雪覆蓋的院中，那棵枝葉凋零的銀杏樹下，男子身姿挺拔，手持長劍而舞，白練翻飛，行雲流水。

她不由得怔了一瞬，想起三年前在跡北縣城的小院裡，第一次見到沈韞玉的場景。彼時他自京城回來接沈家人進京，就是在沈老夫人院中，柳萋萋在被納進門的兩年後頭一回見到了自己的夫君。

雖說幾年前未進沈家時她也曾見過他，可那時她險些被山中餓狼襲擊，摔下山坡

昏迷前只模模糊糊看到一個射箭的身影，並不曾看清楚那人的模樣，只後來聽村人說是路過的沈家二郎，那位遠近聞名的沈大才子救的她。

被迫入沈家為妾時，她也曾勸慰過自己，那人對自己有救命之恩，就算嫁過去替他擋災也是理所應當，何況她與那位沈家二郎也算有緣，雖是為妾，但他不一定會對自己不好。

她懷揣著那麼一點希望，在府中盡職盡責，白日伺候在沈老夫人膝下，親自煎藥服侍，夜裡對著豆大的燈光讀書認字，練習女紅，便是為了他自京中歸來時，變得稍稍能成為配得上他這個探花郎的人。

誰也不知，那段等待的日子裡，她常會作一個夢，夢見一個身形挺拔卻看不清容貌的男子站在一棵枝葉茂密的樹下，對著她溫柔地笑，以至於兩年後乍一看見梧桐樹下長身玉立，清俊儒雅的沈韞玉時，她心若擂鼓，頓時悸動難息。

不想下一刻，那人在得知她的身分後劍眉深蹙，清澈的眼眸中染上了一層濃重的厭惡……

思及往事，柳萋萋唇角微勾，露出些許自嘲的笑，若是早知他會這般嫌惡自己，在跡北苦等的兩年裡，她便不會愚蠢地存那些綺思與希望，也不至於後來在逼著自己斷念時那般難受。

想起如今最要緊的事，柳萋萋匆匆斂起那些複雜的心緒，攏了攏衣領，快步往雲曦苑而去。

一個時辰後，凜陽侯府望鵲樓。

孟大奶奶徐氏與凜陽侯夫人並坐一處，正拿著現下京城最時興的蘭花香露，抹在手背上賞聞。

恰在此時，家僕來報說武安侯到了，不多時便見一清俊疏朗的男子緩緩步上樓來。他一身深墨長袍，墨髮由玉冠束起，神采英拔，周身氣度高華，只眉目微斂，略顯肅穆，令人望而卻步。

「凜陽侯夫人，大嫂。」他立於她們面前，恭敬地施了一禮。

徐氏生出幾分疑惑，「阿淘今日怎的穿這般老成的顏色，為何不換上我昨日教人送過去的衣裳？」

說罷，她看到孟松淘背後的貼身小廝李睦，正欲問責，卻聽孟松淘解釋道：「是阿淘辜負了大嫂的好意，我如今二十有六，也不是什麼少年郎，大嫂送來的衣裳似有些不大適合阿淘了。」

徐氏長孟松淘七歲，十七歲入的侯府，孟松淘還是她看著長大的，他母親去得早，祖母因著身子不好，前年回了老家嵇南休養，如今偌大的武安侯府是她當的家。這些年她以長嫂的身分操著母親的心，更何況如今武安侯府只有孟松淘一個男丁，後繼無人，他的婚事自是如今頭等迫切之事。

「你也說了，你才二十有六，尚且不至而立之年，不必如此老成持重，更何況你都未娶妻成家，就算穿得鮮豔些又如何。」徐氏輕歎一聲，「你也曉得今日讓你

來所為何事，你的婚事拖了那麼多年，如今也該上些心了。」

孟松洵薄唇微張，似又要言。

徐氏快一步堵了他，「別又同我說先立業再成家的話，你如今立了戰功，繼承了武安侯之位，哪裡不算是有了成就，難不成要等到列位列首輔才能考慮娶妻之事？」一旁的凜陽侯夫人見氣氛有些僵，忙緩和道：「好了，旁的也不多說了，今日既是武安侯相看，定要讓他親眼見過才好。」

說話間，便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自樓外傳來，樓內眾人一時都將視線轉向外頭，就見離望鶴樓不遠的花石小徑上，三五少女成群，言笑晏晏，千嬌百媚，正是今日來赴宴的各家貴女。

「京城各家適齡女子今日幾乎都在這兒了，武安侯好生瞧瞧，看看可有中意的。」凜陽侯夫人笑道。

「著實辛苦妳特意做這番安排。」徐氏感激地看著凜陽侯夫人，旋即對孟松洵道：

「阿洵，可不能辜負了凜陽侯夫人的好意。」

孟松洵低低道了聲「是」，背過身卻是劍眉緊鎖，心下生出幾分無奈。

今日來之前，他自是知曉大嫂做了什麼安排，可見她常年一人操持家事辛苦，不好拂了她的心意，卻也不能同她明說那椿他惦念多年的前塵舊事未了，他尚未有娶妻的打算。

可既然來了，還是得做些樣子應付才算有所交代。

孟松洵隨長嫂和凜陽侯夫人行至樓邊圍欄前，一雙鷹眸隨意往下掃了掃，須臾，視線倏然定在一處，他雙眸微瞇，不自覺脫口而出。

「那是哪家姑娘？」

徐氏聞聲頗難以置信地看向孟松洵，她深知自己這位小叔性子寡淡，向來對男女之事冷漠，哪曾主動問過，她面露驚喜，忙循著他的視線看去。

凜陽侯府夫人亦在看，蹙眉打量了半晌，卻是不識那人，便問身側的婢女。

婢女回答，「奴婢也未曾見過，許是頭一回參宴的姑娘，邀請的名單中倒真有一個，年歲也相仿，應是刑部郎中沈韞玉沈大人的妹妹。」

「沈郎中的妹妹？」徐氏回想片刻，顯露出幾分猶疑，「雖說那沈郎中是陛下欽點的探花郎，但聽聞他是寒門出身，他這妹妹……」

側眸見孟松洵仍望著樓外，她頓了聲，話鋒一轉，笑道：「出身到底是次要，我見這沈姑娘模樣秀麗，舉止端莊，只消性子好也是可的。」

孟松洵收回視線，薄唇微揚，「大嫂別誤會，阿洵沒旁的意思，只是沒見過這姑娘，方才好奇問了一嘴。」

徐氏哪裡信這話，孟松洵戍邊多年，京城的姑娘又有幾個識得的，問哪個不好，偏生問了這個，怕不是動了心思又羞於直言罷了。

她抬眸與凜陽侯夫人對視一眼，兩人心領神會地笑了笑，皆有了主意。

孟松洵餘光瞥見這一幕，暗暗搖了搖頭。

他側身半倚著欄杆，居高臨下地望去，皚皚白雪間，衣香鬢影，釵環叮噹，柳綠花紅的裙襖，似讓冬日寂寥的庭院都恢復了春色。

然他的視線卻並未落在那些娉婷嫋娜的美人身上，卻是看向角落裡一個衣著華美的姑娘背後，一個半掩著的身影。

那人一身紺青襖，霜白棉裙，雖是簇新的衣裳，卻鬆鬆垮垮顯得不大合身，垂首安安靜靜的，被吞沒在人群中。

孟松洵薄唇微抿。

原來，她是沈家的奴婢……

Crescent